

无语霓虹

——漫谈好八连精神

郭兵艺 著

解放军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语霓虹/郭兵艺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战士文库·革命精神卷)
ISBN 7-5065-3445-2

1. 无… II. 郭… III. 军队-革命传统教育-中国
-普及读物 IV. E221

书 名: 无语霓虹

著 者: 郭兵艺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1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98.5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400

书 号: ISBN 7 5065-3445 2/D·400

定 价: 4.5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引言 走进霓虹：一个历史的命题	(1)
-----------------------	-------

一、霓虹灯下的军魂	(7)
-----------------	-------

走进一段活着的历史	(8)
-----------------	-------

与毛泽东一起“赶考”	(12)
------------------	--------

穿草鞋巡逻在十里洋场	(17)
------------------	--------

香风吹拂着羞涩的钱包	(22)
------------------	--------

万岁的精神	(27)
-------------	--------

二、雪山草地走来的士兵	(31)
-------------------	--------

草鞋与雪峰上的坟冢	(33)
-----------------	--------

中国军队的特殊“装备”	(38)
-------------------	--------

总司令的生物常识课	(42)
-----------------	--------

从南泥湾到上海滩	(49)
----------------	--------

三、现实与历史回眸	(54)
-----------------	--------

黄河母亲的后裔	(56)
---------------	--------

戒烟与《封神榜》	(62)
甲申三百年之后	(69)
权力的滋味	(77)
四、时代精神的困惑	(84)
过时的人文景观	(86)
“不是万能”与“万万不能”	(92)
补鞋机与“路易十三”	(99)
重燃心中的霓虹	(106)
五、不能丢弃的永恒财富	(112)
并非多余的仪式	(115)
摩天楼群中的尚武精神	(121)
精神世界的“绿色卫士”	(126)
穷国与哭泣的地球	(133)
结语 走出霓虹：面对开放的世界	(140)

引言 走进霓虹： 一个历史的命题

1 949年5月24日凌晨1时，一支穿草鞋的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冲进了大上海，在市中心跑马厅的霓虹灯下会师了。

他们从蜡烛和煤油灯下走进了霓虹灯区。

他们走进了一段崭新的历史。

从视觉上讲，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光源中，最美的，大概要数霓虹灯了。天文学告诉我们，地球永远有一半是处在黑夜之中。因此，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先祖只能靠火把、蜡烛和油灯去驱散无边的黑暗；电灯发明后，地球的夜晚变得亮堂了；后来霓虹灯光的出现，则使夜晚不仅明亮，而且变得美丽多姿，异彩纷呈。

当时的夜上海正是这样。作为著名的东方大都市，它在中国最早亮起霓虹灯光。每当太阳西下，无边的夜色遮住了城市的细节，霓虹，使用它灿烂夺目的光芒，勾勒出这座不夜城的轮廓，夸张地呈现出那些最美的局部。这时，在黑色背景中，五彩霓虹明灭流泄，闪烁不停，像一群夜

的精灵在轻歌曼舞，喧闹狂欢；它们明眸皓齿，闭月羞花，尽力展示着夜的温柔，暗示出生活的诱惑。

显然，对于这支背着小米扛着步枪的部队，大上海是不认识他们的；同样，这些穿草鞋的军人，对这个被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东方大都市也格外陌生。他们大多来自山乡原野。他们所熟悉的，是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小道，是雪山草地，是回荡着信天游的黄土高坡。现在，他们走进了大上海，惊异地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美丽而陌生的霓虹世界。

霓虹很美，它装点了人们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人类的生活并不会因为灯光的美丽而变得美丽。随便打开一本史书我们就会看到，人类的文明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过黑夜一般的苦难年代；相比而言，我们中华民族似乎更加多灾多难。

当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也有过值得自豪的辉煌：我们是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古老而历史从未中断过的民族。我们的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起步很早，曾经一路遥遥领先，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仅就古代科技领域而言，属于我们首创的项目，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也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不及的。据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朝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有175项，占总数的57%以上。因此，在谈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时，世界各国的学者总是不吝赞美之词，客观地给以高度评价。马克思称中国的四大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西方近代科学之父弗兰西斯·培根则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印刷、火药与指南针这三

种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面。”一位美国学者谈到明代中国时，也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解中国历史者都很清楚，我们的近代史是令人羞愧和屈辱的。当我们自认为是地球上的泱泱大国，自满自足，自以为像一架装满年货的牛车不紧不慢前行的时候，在大洋彼岸，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却乘着汽车和蒸汽机车在公路和铁路上迅猛疾跑。他们后来居上，一下子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一位外国学者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介绍了这么一组数据：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间，中国制造业从占世界份额的32.8%下降为6.8%。与此同时，英国的制造业则从占世界份额的1.9%上升到62%。

历史无情。它有一条残酷的真理：在国际关系中，落后的民族就要受欺，就要挨打，就会成为别人眼中一只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

我们的近代史，正好不幸成为这条残酷真理的最直观的说明。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瘟疫般的鸦片涌进了我们的大陆，带来的是疾病和苦难，掠去的却是宝贵的银元。帝国主义者像一群贪得无厌的饿狼。为了更加方便地瓜分，更加痛快淋漓地抢掠，他们干脆带上了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用洋枪洋炮轰击我们的国门，射杀我们的同胞，践踏我们的国土。枪炮声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从《南京条约》开始的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据统计，近代史上，我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竟达一千多个。在世界史上，这种屈辱大概绝无仅有。巨额的赔款，国土的失落，主权的丧失，使中国大地一片疮痍，惨不忍睹。当时，在我

们自己的国土上，甚至出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对于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都是不堪回首的奇耻大辱。面对这片不像国家的国土，谭嗣同曾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泣血诗篇。

我们欲哭无泪。

历史也从不相信眼泪。

只有奋斗，只有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才能重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昏睡百年的赤县神州终于警醒了，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批仁人志士举起了义旗，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的神圣伟业。192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上海兴业路一幢洋楼里，聚集了一群早期的觉醒者，他们以一位俄国革命者写的小册子为宗旨，满腔热血，雄心勃勃，梦想着像俄国一样，在中华大地上也演出一场攻打冬宫式的雄壮活剧，夺取政权，以此来挽救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

他们只是一群书生，在当时有的人眼里，他们的勃勃雄心很像是一场游戏和闹剧，不可能成功。他们甚至连这次会议也没能在上海开完。在军警的追捕下，他们不得不逃出上海，躲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他们虽然是一群书生，但他们代表了正义和真理，代表了先进力量，赢得了人心。因此，当他们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振臂一挥时，饥寒交迫的民众便毫不犹豫地汇集到了他们的旗下，浩浩荡荡，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得人心者得天下。二十多年的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这

群书生成功了。他们所率领的这支穿草鞋的钢铁洪流，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沿着历史的脚步，走进了大上海。

他们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从煤油灯下，来到了都市的充满诱惑的霓虹灯光之中。

国内国外，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他们能站稳脚跟吗？

当时的美国政府很坦率，其新闻处在1949年6月2日的华盛顿电讯中，讲得斩钉截铁：“西方在中国的商业根据地上海，将在共产主义之下死去……”同年8月21日的电讯中，他们再一次宣布了类似的预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容易征服难以治理的国家。共产党说要使城市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它们将踏上可怕的危险道路。”

不能说他们一定想故意耸人听闻。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创业难，守业更难。实际上，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太多太多。

枪声停了。

战争的硝烟，化作了黄浦江上带着工地气息的薄雾。进城的部队大多撤走了，只留下了少量的警备部队，留下了一批在霓虹灯下站岗的哨兵。十里洋场的上海南京路上，也留下了一个连队。他们当时的番号是特种团一营一连，经历了几次建制隶属的变换后，改为上海警备区警备团三营八连。

这是一个普通的连队。

这又是一个特殊的连队。

普通，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和所有的连队一样，从人员构成到装备津贴，都没有什么不同；特殊，则是因为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以其朴实无华的言行，以其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受到了历史的格外关注。

这是后话。当年，他们走进南京路的霓虹灯，实际上就等于走进了一个历史的考场。

他们无法回避。他们必须在外部世界善意或是恶意的关注下，与整个军队及新生的人民政权一起，认真回答这道无言的历史命题。

一、霓虹灯下的军魂

在 中国，作为一个普通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知名度是空前的。

纵观历史，军人，通常是因战功而著名。“好八连”则不同，他们所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恰恰是因为他们远离了战场，离开了枪林弹雨的洗礼，走进和平生活后，在歌舞升平的环境中所展示出的精神风貌；是因为他们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气节。

当年，他们走进上海的霓虹区后，立即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问题：面对胜利和成功，面对荣誉和鲜花，如何继续往前走？

很显然，在那个时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一名军人或一个普通连队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军队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能否成功，都赖以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对于这道历史命题，“好八连”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写出

了出色的答卷。因此，在历史的眼睛里，他们便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连队；他们成了某种载体和典型代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历史常常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重复。

花开花落，斗转星移，从“好八连”走进上海算起，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可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即将迎来新世纪与千年更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虽然变得空前发达，但是，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却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混乱和疲软。我们发现，将近五十年前的那道历史命题，似乎又重新摆到了我们面前；曾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过时的人文景观。

“好八连万岁！”

这是邓小平在1963年为“好八连”题词中的一句话。时至今日，我们似乎才真正品味出这句口号般题词中的深刻含意。

走进一段活着的历史

为了对“好八连”精神有更直观的了解，1997年初春，受出版社委托，我来到上海，走进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驻地。

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幢四层小楼，楼前有一块不大的操场，楼的对面，是一座小洋楼，眼下成了连队荣誉室和战士们娱乐活动的地方。楼左边一道围墙，紧贴着老百姓的住宅；右边是一溜刷了绿漆的铁栏杆，隔开了一条通往警备区后勤机关的狭小的柏油路，连队便形成了一个自己的

小院子。他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给后勤机关担负警卫。也许上海寸土寸金的缘故，说实话，刚才到了大门前，最显眼的，还是周围那些近在咫尺又装修漂亮的酒楼、舞厅和公司，要不是见到门口有站岗的哨兵，我不会以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军事机关，而全国闻名的“好八连”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时至今日，这个连队仍处在灯红酒绿的“包围圈”里。

进去的时候，连队的战士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口令喊得响亮、有力，洋溢着一种强悍的青春气息。

老实讲，我是带着很微妙的心情走进八连的。这里有着某种虔诚：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由国防部命名后，他们的事迹，很快就拍成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因此，作为一个县城少年，我从电影里知道了中国有个大上海，上海有个“好八连”；他们的故事在我心里激起了无比崇敬。时光流逝，当年的少年变成了中年。人到中年，对生活便会有更多的主见和审视。我很清楚，所谓历史，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些片断的记录，这种记录，也许是真实的；但也不可能，它会掺有许多人为的加工修饰，甚至扭曲。

尽管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走进八连时，我还是感觉到心里轻轻一颤，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走进了一段活着的历史。

当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连队相比，“好八连”的历史并不长，只能算个小弟弟。

他们的历史是从山东起步的。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根据地发动了重点进攻，八连的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奉命，在胶东地区招收一批翻身农民的子弟。当年8月6日，他们便在莱阳城西的水头沟小园村，组建了八连的前身

——华东军区特务团四大队辎重连。建连第一课，张成志就用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新兵，让他们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连队组建不久，水头沟阻击战就打响了。辎重连根据上级命令，牵着骡马，抬着担架，拉着弹药，跟随中共中央华东局，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大踏步北撤。这次战略转移，也是刚刚当兵的这些胶东子弟第一回离开家乡。他们深明大义，含泪告别了父老乡亲 and 生养他们的土地，和部队一起退到了大海边的龙口。

当时局面很严峻，就在八连组建一个月前，国民党政府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戡乱共匪叛乱”方案，并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而且从3月中旬起，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就对延安进行了连日轰炸，同时派出23万人马分两路昼夜兼程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临危不乱，同年7月，在陕西定边县小河村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的局势与决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蒋介石伸出了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八连所在部队当时需要暂避锋芒的，就是蒋介石伸向山东的拳头。当时，国民党军队得寸进尺，气势汹汹，一路进逼，企图把我军围歼或赶下海。他们没有成功。八连随华东局机关奋勇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梦想，到达诸城。在这些日子里，齐鲁大地这些勇敢、豪爽、质朴的翻身农民的子弟，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历尽艰难困苦，不惧流血牺牲，跟随中共中央华东局，与

敌人周旋四十多天，转战一千多公里，经受了磨难和考验。在梨乡莱阳，他们还留下了守着梨园不尝老百姓一个梨子的动人故事。在北撤途中的一天，司务长带人去筹集粮食，他们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寻到一坛老乡为躲避进犯的国民党军藏起来的粮食，准备留下钱取走，但转念一想，老乡回来也要吃粮，结果只倒了一小部分带回，并在坛里放了字条和钱，埋回原处。在诸城的日子，他们和部队一起，开展了新式整军和开荒生产，并获得旅部授予的“巩固部队优胜连”光荣称号。当时，老乡的牛被国民党军杀光了，干部战士说：“国民党军杀了人民的牛，我们就当人民的牛。”他们帮助老乡拉犁春耕，还把省下的粮食送给老乡度春荒。

淮海战役前后，这个连队还曾改编为华东军区警卫旅旅直重炮连、旅炮兵营一连和旅特种团一营一连。

1949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中国大地上的变化就加快了节奏，让人眼花缭乱，也令人振奋：1月下旬，国民党军傅作义将军顺乎民意，使古都北平兵不血刃，和平解放；2月中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遗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国民党的作法只能是死路一条，吁请同僚们认真反省；3月初，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历史性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险，直捣南京，将国民党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就在这种形势下，八连所在的部队从丹阳坐上了运货的平板列车，挥师南下。

他们的目的地很明确：上海。

平板列车不会想到，车上的这些军人将会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创造出一段辉煌的历史；

列车上的军人也不曾料想，他们将会在人民军队的历史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春风里，列车在绿色的原野上奔驰……大上海越来越近了。

“早就听说上海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不知到底是个啥模样？干部战士从农村开进这个大都市，将会碰到些啥问题？”随着上海的临近，列车上，张成志吸着土烟，大脑在不停地思索。作为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他必须提前思考这些事情。

进入上海前，他想好了：

“只要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什么样的考验都不怕！”

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上海南京路上，这些霓虹灯下的哨兵，便谱写出了一系列普通但非凡的故事。

这些故事，带着泥土的质朴、带着青春的强悍、带着人类崇高精神的美感，像珍珠一样，连缀成了一段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与毛泽东一起“赶考”

1949年6月初的一天，火车拉响了长长的汽笛声，上海站到了。

八连战士脚上，那双走过无数泥泞土路的草鞋，头一次踏进了这个东方大都市。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奇，一

一切都显得神秘。可是，干部战士们必须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部队有命令：绝对禁止外出。八连后来的指导员刘仁富，当时还只是连队的通信员。他在回忆中谈到：到上海后，他们当晚就露宿在车站月台上。第二天，当他在淡淡的晨雾中醒来，就心里痒痒了，想瞅瞅上海到底是个啥样子。他利索地打好背包，掳起那支从不离身的小马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外瞅。很奇怪，他看见有根黑色的长辫子在空中晃动，不知是个什么玩意儿？他想看个究竟，但是一堵高高的水泥墙挡住了视线。他灵机一动，爬上了头天晚上乘坐的火车车厢顶部。

他大开眼界了：“我好奇怪，宽宽的马路上，不时开过红红绿绿的大汽车，并且每辆汽车的屁股后面，都翘着一根我刚刚看到过的大辫子。”他兴奋地跳下车厢，对刚起床的战友们描述了自己的发现，感慨不已：“这家伙真奇怪，拖着小尾巴跑起来了！”

好奇心，是人的本性之一。它使人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从而产生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也正是由于人性中那种锲而不舍的好奇心，才创造出了现代科技，产生了现代文明。

但是，好奇心又有着它巨大破坏力的一面。它有可能使人过度膨胀生活的欲望，变得贪婪，从而诱使人们去突破纪律的约束，无视道德的规范，闯进法规的禁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正因为如此，面对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很清醒。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要求全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之一认真学习，以李自成为前车之鉴。三个月前，当全国胜利指日可待之时，中国共